

望江亭

主要角色

谭记儿：旦
白士中：小生
杨衙内：丑
白道姑：老旦
书童：丑
张千：丑
李万：丑
李龙：净

情节

宋朝，学士李希颜之妻谭记儿，因夫亡故，又受太尉杨戩之子杨衙内的无理纠缠，避居清安观，为观主白道姑抄写经卷。白道姑之侄白士中得中进士，官授潭州太守，赴任途中，路经清安观探望姑母。经白道姑撮合，白士中与谭记儿一见倾心，结成良缘，一同登程。杨衙内得知，怀恨在心，事通其父，假造圣旨，私带尚方宝剑，至潭州缉拿白士中。白士中闻知，焦虑无措。谭记儿乃扮成渔妇，在望江亭内将杨衙内灌醉，盗去假圣旨及尚方宝剑。次日，杨衙内至潭州府衙，方知阴谋败露。白士中以假冒钦差罪名，将杨衙内捕拿。

注释

此剧由王雁、张君秋根据川剧《谭记儿》改编。

根据《经典京剧剧本全编》整理

【第一场】

白士中	(内白)	书童！
书童	(内白)	有！
白士中	(内白)	带路！
书童	(内白)	是啦！
(书童引白士中同上。)		
白士中	(西皮摇板)	金榜题名遂心愿， 为访姑母下官船。 不觉来到清安观， 师父开门来！
	(白)	来了！
白道姑	(内白)	
(白道姑上。)		
白道姑	(西皮摇板)	忽听有人扣门环。
	(白)	是哪一位？
白士中	(白)	啊，姑母！
白道姑	(白)	你这位大人是哪一位？
白士中	(白)	侄男白士中，姑母就不认得了么？
白道姑	(白)	噢！果然是士中侄儿。几年不见，我哇，认不出来了。快到里面讲话。
白士中	(白)	是。
(白士中向书童。)		
白士中	(白)	下面歇息去吧。
书童	(白)	是。
(书童下。)		
白道姑	(白)	侄儿请坐。
白士中	(白)	告坐。
(白道姑、白士中同坐。)		
白道姑	(白)	侄儿，你哪里来的这身荣耀哇？
白士中	(白)	侄儿官拜潭州太守，今日赴任，路过此地，将官船停在江边，特地前来看望姑母。
白道姑	(白)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白道姑看。)		
白士中	(白)	啊，姑母，看什么？
白道姑	(白)	既是乘官船到此，为何不将我那侄媳妇一同请到观中，住上几日再走？
白士中	(白)	您那侄媳妇么？唉！她已亡故三年了！

白道姑 (白) 怎么?我那侄媳妇她……她跨鹤西去了?
 白士中 (白) 正是。
 白道姑 (白) 唉!真是红颜多薄命!侄儿,有道是男儿无妻心无主,你就该再续娶一房。
 白士中 (白) 只是无有称心如意之人。
 白道姑 (白) 这。
 (笑) 哈哈……
 (白) 看来算是有缘的了。
 白士中 (白) 啊,姑母,什么有缘啊?
 白道姑 (白) 侄儿有所不知。本城有一少妇,名唤谭记儿,乃学士李希颜之妻。不幸李学士在三年前亡故,留下谭记儿一人,少年寡居,甚是可怜。本城有个杨衙内,乃是太尉杨戩的儿子,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也曾托人向谭记儿求亲。谭记儿为避狂徒,搬到我这观中居住。此人聪明机敏,才貌双全。你若得她为妻,真是缘分不浅。你二人一个未曾续娶,一个不曾再嫁,岂不是有缘么?
 白士中 (白) 听姑母之言,这一女子她倒是天仙化人了哇?
 白道姑 (白) 可称得天仙化人了。
 白士中 (白) 哦!
 白道姑 (白) 侄儿,如今她正在后面为我抄写经卷。你呀,可到那厢藏躲一时,待我将她请了出来,你一看么,就知道了。
 白士中 (白) 果若如此,就请姑母代为做媒,侄儿得与淑女为配,终身不忘大恩也。
 白道姑 (白) 好,少时我先用言语试探试探,她若依允,我哇……
 白士中 (白) 怎么样?
 白道姑 (白) 我就咳嗽一声,你便出来与她相见。这亲事啊,就算成了喔!
 白士中 (白) 侄儿那旁恭候佳音。
 白道姑 (白) 快去藏好。啊,侄儿,我若是不咳嗽,你千万不要出来呀!
 白士中 (白) 侄儿我谨记就是。
 (白士中下。)
 白道姑 (白) 啊,学士夫人,不要写了,请出来吧!
 谭记儿 (内白) 啊,师父,方才何人到此?
 白道姑 (白) 乃是进香的施主,此刻已然走去,此处无人,快请出来吧!
 谭记儿 (内白) 来了!
 (谭记儿上。)
 谭记儿 (四平调) 独守空帏暗长叹,
 芳心寂寞有谁怜!
 孀居愁苦泪洗面,
 为避狂徒到此间。
 白道姑 (白) 啊,夫人!
 谭记儿 (白) “夫人”二字实不敢当,就叫我谭记儿吧。
 白道姑 (白) 岂不是太无礼了?
 谭记儿 (白) 我乃命苦之人,一年来蒙师父怜念,情同骨肉,理应唤我的名字,才像一家人哪!
 白道姑 (白) 好,好个一家人!如此我就不再称呼你夫人就是了哇。
 谭记儿 (白) 这便才是。
 白道姑 (白) 请坐。
 谭记儿 (白) 师父请坐。
 白道姑 (白) 坐下。
 (白道姑、谭记儿同坐。)
 白道姑 (白) 啊,记儿!
 谭记儿 (白) 师父!
 白道姑 (白) 有劳你每日替我抄写经卷,我心中实实在地不安哪!
 谭记儿 (白) 师父啊!
 (二簧摇板) 蒙师父发恻隐把我怜念,
 才免得我一人形影孤单。
 每日里在观中抄写经卷,
 为的是遣愁闷排解忧烦。
 白道姑 (白) 说的是呀。自从李学士归天之后,丢下你一人,甚是可怜。
 谭记儿 (白) 唉,师父啊!
 (二簧快三眼) 深羨你出家人一尘不染,
 诵经卷参神佛何等清闲。

我今日只落得飞鸿失伴，
孤零零凄惨夜伴愁眠。
倒不如出家断绝尘念，
随师父同修道，也免得狂徒摧残，到来生身列仙班！

白道姑（白） 怎么说来说去，竟说到出家来了？像你这样一位如花似玉之人，若效卓氏文君，还愁无有凤求凰的司马相如么？

谭记儿（二簧快三眼） 婚姻事恐怕难天随人愿——

白道姑（白） 话虽如此，依我之见，不如寻一人家，也好有安身之处。

谭记儿（二簧快三眼） 不如意岂不是反把愁添？

白道姑（白） 如今有一人托我说亲，此人虽不比那李学士，倒是一表人才，况且，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哟！

谭记儿（白） 哦！怎么，是官宦人家子弟？

白道姑（白） 正是。

谭记儿（白） 我倒明白了！想是那依权仗势，无恶不作的杨衙内，知我住在此处，托师父前来说亲，我是不能从命！

白道姑（白） 你，你……

（白道姑咳嗽不止。白士中上。）

谭记儿（白）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来打扰你了，告辞！

白道姑（白） 你错怪我了！

白士中（白） 学士夫人！

白道姑（白） 你怎么出来了？

白士中（白） 姑母咳嗽，我焉能不出来呀！

白道姑（白） 谁叫你出来呀？

谭记儿（白） 啊！师父……

白道姑（白） 就烦你替我陪伴我的侄儿，我去去就来哟！

（白道姑出禅堂，下。谭记儿、白士中同追出禅堂。）

谭记儿（白） 啊，师父，师父，师父！

白士中（白） 啊，学士夫人，小生姑母与夫人说明，小生愿与夫人结为姻眷，偕老百年，倘有二心，愿盟誓剖心！

谭记儿（南梆子） 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扰乱，
却原来竟是这翩翩的少年。

白士中（白） 请到禅堂一叙。

谭记儿（南梆子） 观此人容貌像似曾相见。
好一似我儿夫死后生还。
到此时不由我心绪撩乱，
羞得我低下头手弄罗衫。

（白士中、谭记儿同进禅堂，落座。白士中起立，下跪盟誓。）

白士中（白） 苍天在上，弟子白士中，汴梁人氏，现年二十七岁，今科得中，任潭州太守。只因亡妻，去世三年，蒙姑母为媒，我与学士夫人谭记儿永订百年之好，日后我若负心，天诛地灭！

谭记儿（白） 诶！哪个叫你盟誓？你那姑母并不曾与我作媒呀！

白士中（白） 啊？怎么？我姑母还不曾提过此事？哎！我真正的荒唐！该死呀该死！小生出言无状，请夫人莫怪！这是哪里说起！

谭记儿（南梆子） 见此情不由我心中思念，
这君子可算得才貌双全。
三年来我不曾动过此念，
却为何今日里意惹情牵？
我本当允婚事穿红举案——

白士中（白） 夫人莫怪！

谭记儿（南梆子） 羞答答我怎好当面交谈？
今日里若将这红绳剪断——

白士中（白） 姑母哇，姑母！你既然不曾提亲，又何必连声咳嗽，叫我出来呀？

谭记儿（南梆子） 岂不是错过了美满的良缘。
我何不用诗词表白心愿，
且看他可领会这诗内的隐言。

白士中（白） 蒙夫人宽恕，小生感激不尽，想这婚姻大事，岂能勉强。既然夫人不允，小生我失陪了！

谭记儿（白） 且慢！我见君家至诚有礼，欲愿口占一绝赠君，以不负今日之会。

白士中（白） 夫人不见责于我，反而赠以佳句，小生自当领教。

谭记儿 (念) 愿把春情寄落花，随风冉冉到天涯。君能识破“凤兮”句，去妇当归卖酒家。

白士中 (念) 愿把春情寄落花，随风冉冉到天涯。君能识破“凤兮”句，去妇当归卖酒家。

(白) 哎呀，妙啊！好一首绝妙的藏头诗。横头四字，乃是“愿随君去”。夫人，此话当真么？

谭记儿 (白) 说真便真，说假便假。

白士中 (白) 夫人如此多情，小生也要和诗一首。

谭记儿 (白) 愿闻。

白士中 (念) 当垆卓女艳如花，不负琴心走天涯。负却今朝花底约，卿须怜我尚无家。

谭记儿 (白) 好个“当不负卿”！但愿心口如一，不负白首之约！

白士中 (白) 夫人不信，我再盟誓！

谭记儿 (白) 哎，你又来了！

(白道姑上。)

白道姑 (白) 哎呀，夫人哪！大事不好了！

谭记儿 (白) 何事惊慌？

白道姑 (白) 适才我徒儿在观前提水，远远望见杨衙内带领许多家丁，备有轿马，直奔小观而来！

谭记儿 (白) 贼子啊！竟又追踪至此。等他到来，我与他一死相拼！

白道姑 (白) 夫人哪！想那杨衙内，依仗他父势力，无恶不作。府下家丁，也仗势欺人。他此番到此，定为夫人而来。若是与他相见，岂不是羊入虎口？还是躲避躲避才好。

谭记儿 (白) 这……

白士中 (白) 姑母，夫人哪！适才听二位言讲，我已会意八九。夫人在此，难免要生祸端。既然夫人允下亲事，小生的官船现在江边，就请夫人与小生一同登舟赴任，量那贼子也无计奈何！

谭记儿 (白) 这个……

白道姑 (白) 意下如何？意下如何？

谭记儿 (白) 唉！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姑母恩情，容当后报！

白道姑 (白) 自家骨肉，何出此言？你二人带领书童，速从后门而出，直奔江边登舟去吧！

白士中 (白) 遵命！正是：

(念) 夫人登舟莫迟延，

谭记儿 (念) 休教那贼阻官船。

白道姑 (念) 狂徒来到清安观，

白士中 (念) 轻舟已过万重山。

(白) 姑母保重！

(谭记儿、白士中同下。)

白道姑 (白) 待我关了观门。

(白道姑关门。四家丁、张千、李万引杨衙内同上。)

张千 (白) 来到清安观。

杨衙内 (白) 叫门去。

张千 (白) 开门来！

白道姑 (白) 外面何人叫门？

张千 (白) 杨衙内到了。

白道姑 (白) 杨衙内是哪一个？

张千 (白) 就是当朝太尉杨戩的公子杨衙内。你都不知道吗？快点开门！

白道姑 (白) 哦，哦，哦！

杨衙内 (白) 怎么这样慢慢腾腾的？给我打进去！

白道姑 (白) 待我与你开门。

(张千推开观门。众人同拥入。)

白道姑 (白) 不知衙内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杨衙内 (白) 罢啦。

张千 (白) 衙内您请坐。

(杨衙内坐。)

白道姑 (白) 衙内，想这清安观，乃是清净之地，衙内带领许多家丁，到此何事？

杨衙内 (白) 我呀，我迎亲来啦。

白道姑 (白) 哎呀，取笑了！

杨衙内 (白) 谁跟你取笑！

张千、
李万 (同白) 谁跟你取笑！
杨衙内 (白) 我有个先订未娶之妻，名叫谭记儿，听说住在你这观中，所以，我抬亲来啦，我。

白道姑 (白) 哦，我道是谁？原来是谭记儿。
张千 (白) 啊。
白道姑 (白) 我只知谭记儿是学士李希颜之妻，我怎么不曾听说，她是你衙内先订未娶的妾小呢？

杨衙内 (白) 你呀，你甭废话，赶紧把她叫出来，迎接大爷我。
张千 (白) 快点把她叫出来，迎接我们衙内。
李万 (白) 不然的话，吃不了叫你兜着走！
白道姑 (笑) 哈哈……
(白) 想那谭记儿有她自己的住所……

张千 (白) 废话！
白道姑 (白) 她又不曾出家……
李万 (白) 哪儿那么些说的呀！
白道姑 (白) 怎能在我的观中啊？
张千 (白) 衙内，您别生气，我问问她。
嘿！老道姑，过来！我说，你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我们亲眼看见的，谭记儿在这儿给你抄写经卷，你怎么说她没来呢？啊！藏在哪儿啦？快说说！

杨衙内 (白) 少跟她废话，搜！
张千 (白) 搜！
(张千、李万带四家丁自两边分下，分上。)

张千 (白) 衙内，没有！
杨衙内 (白) 没有？
张千 (白) 衙内，您还是问她！
(杨衙内冷笑。)

杨衙内 (笑) 哈哈……
(白) 老道姑，你把谭记儿倒是藏在哪儿啦！告诉我，大爷有赏。你要是隐藏不献，可别说我翻脸无情啦，我！

张千 (白) 说！
李万 (白) 说！
白道姑 (白) 你们一定要找那谭记儿？
众人 (同白) 啊！
白道姑 (白) 可惜，来迟了！
杨衙内 (白) 怎么会来迟了哪？
白道姑 (白) 她呀，走了！
杨衙内 (白) 走了？她上哪里去啦？
白道姑 (白) 随她丈夫上任去了哇！
杨衙内 (白) 她是个寡妇，哪儿来的丈夫？
白道姑 (白) 你听呀！
张千 (白) 说！
李万 (白) 说！
白道姑 (念) 汴梁白士中，科场显才能。新任潭州府，奉诏出帝京。
(白) 二人情意重，相见如重逢。良缘是天定，官舟花烛红。
你呀，死了这条心吧！

杨衙内 (白) 哈哈！好你个大胆的白士中！我惦记谭记儿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啦，尚未到手，怎么着，你来啦，就给抢走了吗？

张千 (白) 这真是太岁头上动土！
李万 (白) 老虎嘴里拔牙嘛！这小子好大的胆子！
杨衙内 (白) 张千，李万！

张千、
李万 (同白) 有！
杨衙内 (白) 吩咐人役，驾舟追赶，把他们俩人给我抓回来！
李万 (白) 是。
张千 (白) 衙内，想那白士中，乃朝廷的命官，就是我们追上，小人们也不敢动手，还是请衙内您另想别的主意吧！

杨衙内 (白) 朝廷的命官！哼！官高自有官在上，要是不给他点厉害，他也不知道我杨衙内是怎么个人！哎，有啦！明日进京，面见我父，就说那白士中四处扬言，要除奸逆杨戩。我父闻知，必然大怒，到那时候，嘿嘿，白士中啊，白士中！管叫他这个潭州太守命丧我手！

张千 (白) 哎，这主意好。

杨衙内 (白) 走，回府！

张千、
李万 (同白) 回府！
(四家丁、张千、李万同出观门，家丁甲与杨衙内带马。杨衙内上马。)

杨衙内 (白) 老道姑，告诉你，等着我整治完了白士中那小子，把谭记儿弄到我手，再来跟你算帐。你呀，你接着我的吧！

张千 (白) 你等着吧！

李万 (白) 可恶！
(众人同下。)

白道姑 (白) 哎呀不好！实指望用我侄儿的官职将他吓走，断绝他寻找谭记儿之念，不料想他要进京面见他父，倘若搬弄是非，我那侄儿，岂不是要受害咯？哎呀，这……哎呀，苍天保佑。但愿我那侄儿、侄媳妇，免受恶人陷害，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无量佛！

(白道姑关门，下。)

【第二场】

李龙 (内白) 马来。
(李龙上。)

李龙 (念) 心慌嫌路远，事急恨马迟。
(白) 俺，李龙。奉了李老丞相之命，去往潭州白太守那里前去下书。看！前面就是潭州地界，就此马上加鞭！

李龙 (白) 来此已是府衙，待我进入。
(书童上，拦李龙。)

书童 (白) 诶，你这个人怎么不懂规矩，不容通禀就往里闯？这是府衙，你知道不知道？

李龙 (白) 俺有紧急公文，要面见大人。

书童 (白) 不成！
(李龙闯，书童拦住。)

书童 (白) 不成！有紧急公文，也得通禀一声呀！再者说，我家大人昨晚批了一夜的公文，今儿早晨又升堂理事，刚退堂，你也得让他缓缓气呀！

李龙 (白)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书童 (白) 哎，不行不行！
(白士中上。)

白士中 (白) 何人在此喧哗？

书童 (白) 这个人要见大人，不容通禀，就闯进来了。

李龙 (白) 参见大人！

白士中 (白) 你不是李丞相府中的校尉李龙么？

李龙 (白) 正是小人。

白士中 (白) 不在京城伺候丞相，来到潭州做甚？

李龙 (白) 这……
(白士中对书童。)

白士中 (白) 你且退下。

书童 (白) 是。
(书童下。)

白士中 (白) 随我去到书房！
(李龙随白士中同进书房。)

白士中 (白) 有何机密之事？

李龙 (白) 这有老丞相书信一封。大人请看。

白士中 (白) “书致士中贤契亲拆”。

(白士中看信。)

白士中 (白) “太尉杨戩之子杨衙内在其父面前，搬弄是非，杨戩震怒，四处扬言，道贤契在任，荒怠政务，搜刮民财，以致怨声载道。杨衙内业已出京，取道潭州。只恐贤契性命难保，望思对策！”

李龙 (白) 大人，一路之上，闻听百姓纷纷传言，那杨衙内奉旨前来，缉拿大人，就地正法。

白士中 (白)
(白士中晕倒。)

李龙 (白) 大人！大人！

白士中 (白)
(西皮散板) 好好贼！
奸贼做事太无理，
谎奏圣上把人欺。
万岁听信贼言语，
一片丹心蒙冤屈。

李龙 (白) 哎呀大人，小人在中途路上，观见杨衙内的官船直奔潭州而来，今晚必在望江亭住宿，明早就到潭州。大人早做准备才是！

白士中 (白) 下面歇息去吧。

李龙 (白) 是。

(李龙下。)

白士中 (白) 哎！夫人哪，夫人！你我就要生离死别了哇！
(西皮散板) 无端大祸平地起，
灭门之灾似火急。
眼望着后堂泪如雨，
夫人哪！
(白) 大祸临头你还不知！
(西皮散板) 唉！想我白士中，遭此不白的冤枉，本当与夫人商议，又恐她担惊害怕。我若不对她言讲，明日圣旨一到，便做刀下之鬼。真叫我两难也！
(白)

(谭记儿暗上。)

谭记儿 (西皮二六板) 只见他一封书信握手里，
长吁短叹语声低。
何人来把书信寄，
害得儿夫犯焦急。
莫不是平地风波起，
隐情不敢实告妻？
低下头，心生计，
何必独自暗猜疑。
出二堂……
(白) 相公！

白士中 (白) 夫人！

谭记儿 (西皮二六板) 深施礼，
相公你为何不歇息？
(白) 啊！相公，天已过午，怎么还不到后堂歇息？

白士中 (白) 这……下官此刻心烦意乱，恐引起夫人不快，故尔退堂之后，独坐在此。

谭记儿 (白) 今日乃是八月中秋，理应欢乐，为何烦闷起来了？

白士中 (白) 这……夫人不问也罢！

谭记儿 (白) 噢。莫非为书信之事么？我看见了。

白士中 (白) 不过是封平安家书，夫人不要挂怀。

谭记儿 (白) 说什么平安家书，分明你家另有妻室，知你在外另娶新妻，写信前来问罪，是与不是？

白士中 (白) 哎呀，你说到哪里去了！

谭记儿 (西皮原板) 定是你原配夫人把信寄，
怪你不该另娶妻。

白士中 (白) 哪有此事呀！

谭记儿 (西皮原板) 她那里终朝每日盼夫婿，
你在此喜新厌旧把心欺。

白士中 (白) 冤煞下官了！

谭记儿 (西皮原板) 如今她要来寻找你，
你瞒着妾身暗焦急。

白士中 (白) 此话从何说起？

谭记儿 (西皮流水板) 劝你休要多顾虑，
她来时，我便去，也免得你们恩爱的夫妻两分离。

白士中 (白) 哎呀，夫人哪！我哪有原配的夫人？你、你不要难为下官了！

谭记儿 (白) 你巧言分辩，也是枉然！

白士中 (白) 夫人不信,你拿去看来!
 谭记儿 (白) 拿来我看。
 白士中 (白) 夫人,还是不看的好!
 谭记儿 (念) 早知今日进退难,当初何必把我瞒?既是夫人书信至,此事恐难两周全。
 白士中 (念) 夫人何必起疑团?朽琴早已断旧弦。皆因恩师寄书筒,不啻轰雷响晴天!
 (西皮快板)
 杨戩父子太无理,
 诬词参奏把君欺。
 千古冤狱今朝起,
 士中今日要血染衣。
 一封书信交与你,
 夫妻就要两分离。
 谭记儿 (西皮导板)
 (西皮快板)
 字字行行看仔细,
 紧咬银牙怒不息!
 强解愁容慰夫婿,
 休惊怕来你免焦急。
 白士中 (白) 夫人哪!适才听李龙言道,那贼的官船,离此处不远,今晚就在望江亭停泊,明晨即到潭州,难道说你我夫妻,就这样坐以待毙不成?
 谭记儿 (白) 这,望江亭……相公,此刻什么时候了?
 白士中 (白) 午时已过。
 谭记儿 (白) 这就好了!
 白士中 (白) 啊!夫妻就要分离,还有什么好哇!
 谭记儿 (白) 相公啊!
 (西皮散板)
 相公不必多忧虑,
 退敌之策有为妻。
 一非是泰山崩倒难扶起,
 二不是病入膏肓药难医。
 妾身自有锦囊计,
 管教他海底捞月空自欺。
 白士中 (白) 夫人有何妙计?
 谭记儿 (白) 待我今晚扮作渔妇模样,去到望江亭,看看贼子的动静。倘有机会,我就……
 (谭记儿与白士中耳语。)
 谭记儿 (白) 定叫那贼子空来一趟,束手被擒!
 白士中 (白) 哎呀,不妥呀,不妥!
 谭记儿 (白) 怎么?
 白士中 (白) 想那贼诡计多端,你若去到那里,被他识破,岂不是羊入虎口?还是另想良策才好哇!
 谭记儿 (白) 这,事到如今,哪有许多良策!速备小轿一乘,将我送到望江亭外下轿。再备小船一只,停在芦苇之中,三更时分,击掌为号,将我接回。
 白士中 (白) 哎呀,我实实放心不下!
 谭记儿 (白) 哎,你但放宽心,我会见机行事。我去更衣,你呀,快去吩咐他们!
 (谭记儿、白士中自两边分下。)

【第三场】

张千 (内白) 启禀衙内:来此已是潭州地界,前面不远就是望江亭啦!
 杨衙内 (内白) 吩咐将船拢岸。
 (李万引二校尉抬食盒同上,摆酒。)
 李万 (白) 请衙内望江亭饮酒赏月。
 (张千掌灯引杨衙内同上。)
 张千 (白) 衙内请。
 杨衙内 (白) 这望江亭不愧是名胜古迹。
 张千 (白) 是啊,过路官员都在这饮酒观看江景。衙内请!
 (杨衙内上亭。)
 杨衙内 (笑) 哈哈……
 张千 (白) 衙内为何发笑?
 杨衙内 (白) 明天我杀了白士中这小子,那美貌的谭记儿就是我的夫人了,我怎能不乐呀!
 张千 (白) 您是得高兴。

杨衙内 (白) 叫那白士中多活一宿。
张千 (白) 对,叫他多活一宿。衙内,您请坐吧。
(杨衙内坐。)

杨衙内 (白) 张千、李万!
张千、
李万 (同白) 伺候衙内。
杨衙内 (白) 胡说!今天我是钦差大人,明天就是新任的潭州太守,你们要称呼我大人哪,怎么还是衙内衙内的,叫起来没完啦?
张千 (白) 我们叫衙内,叫顺了嘴啦!
李万 (白) 不好改口啦。
杨衙内 (白) 混帐!好改也得改,不好改也得改!往后,再这么衙内衙内的,每人重责四十!

张千 (白) 是,衙.....大人!
杨衙内 (白) 什么?牙大人?我还嘴大人呢,我!
张千 (白) 噢,嘴大人。
杨衙内 (白) 混帐!
李万 (白) 大人您先消消气。您先坐下。来吧,我给您斟一杯,您喝着。
(李万斟酒,杨衙内喝酒。)

杨衙内 (白) 唉!
张千 (白) 大人,刚才您还乐哪,怎么这么一会儿又发起愁来啦?
杨衙内 (白) 今天中秋佳节,要是有几个美貌的女子,陪着我,那够多好哇!老爷多咱一个人喝过这个闷酒哇?
张千 (白) 大人您看,天都这么晚了,又是江边上,我上哪儿给您找美貌的女子去?来吧,我先给您满杯酒,您还是饮酒赏月看江景吧!
杨衙内 (白) 也只好如此啦!

张千、
李万 (同白) 大人请!
(杨衙内饮酒。)

杨衙内 (白) 张千,老爷在此饮酒赏月,你看看江上那些渔船,赶紧让他们走开!
张千 (白) 是。我去轰!
喂!江上的渔船听着,我们钦差大人在此饮酒赏月,你们把船拨在下游去!拨走!拨走!走哇!说你哪!你瞧他干什么?
张千 (白) 全轰走了,您喝酒吧!
谭记儿 (内西皮导板) 将渔船隐藏在望江亭外,
(谭记儿上。)

谭记儿 (西皮快板) 见狂徒不由我怒满胸怀。
仗权势他要儿夫陷害,
为救夫我亲到亭台。
临行时将钢刀身边携带,
扮作渔妇去会钦差。
用笑脸把我的怒容掩盖,
定教那狗贼子自投网来!

(白) 卖鱼呀!
杨衙内 (白) 张千,你听见没有?
张千 (白) 听见什么?
杨衙内 (白) 哪儿来的女子的声音哪?
张千 (白) 我听见了。
杨衙内 (白) 去,看看去!
谭记儿 (白) 卖鱼呀!
张千 (白) 大人,是个卖鱼的女子。
杨衙内 (白) 怎么着?是个卖鱼的女子?你说呀,真有送上门来的鲜花?
张千 (白) 谁说不是哪!
杨衙内 (白) 把她叫上来!
张千 (白) 是。哟喝!好一个漂亮的渔大姐!
我说,你不知道我们钦差大人在这儿吗?你跑到这儿嚷什么?
谭记儿 (白) 请问管家,上面坐的是杨衙内杨大人吗?
张千 (白) 不错,是我们.....你怎么知道的?
谭记儿 (白) 有官船在这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哇?
张千 (白) 你还真有造化,我们大人叫你哪,小心去见。跟我来!

谭记儿 (西皮散板) 上石阶见大人恭身下拜，
假意儿羞答答跪在尘埃。

杨衙内 (白) 叫她抬头我看看。

张千 (白) 抬头！大人瞧瞧你！

杨衙内 (西皮散板) 见渔妇好貌像真正可爱，
好一似月嫦娥下了天台。

(白) 叫她起来！

张千 (白) 起来！起来！

谭记儿 (白) 是。

杨衙内 (白) 啊。我看你怎么怪眼熟的？你是那个……

谭记儿 (白) 我是张二嫂哇。张二顺是我们当家的。您常买我们的鱼，您就都忘了吗？

杨衙内 (白) 张二嫂……

张千 (白) 大人！您想想，有个张二嫂。

杨衙内 (白) 不错，有个张二嫂，你怎么来到潭州地界？

谭记儿 (白) 我们打鱼的，四海为家，四处漂流，故而到这儿来啦！

杨衙内 (白) 说得倒是有理。黑更半夜的你怎么到这儿卖鱼来啦？

谭记儿 (白) 今天我们打了一尾金色鲤鱼，听说大人来到望江亭，特地送来，给您下酒。

杨衙内 (白) 噢！

(笑) 嗬嗬嗬……

(白) 我正发愁没有下酒的菜，你就送了一条鱼来，可真是锦上添花呀！

张千 (白) 张千，把这鱼送到船上，让他们作得了，老爷我好下酒。

是。

谭记儿 (白) 慢着！慢着！我给您作去得了！

杨衙内 (白) 不，不！那船上有上等的厨师，就让他们去作得了！

谭记儿 (白) 还是我给您作去吧！

杨衙内 (白) 哎，别脏了大姐这双玉手！

(杨衙内向张千。)

杨衙内 (白) 干什么哪？快拿去！

张千 (白) 是。

(张千接鱼，下。)

杨衙内 (白) 我说张二嫂，你愿意陪着我，饮酒……赏月吗？

谭记儿 (白) 什么叫赏月呀？

杨衙内 (白) 就是看着月亮喝酒，你说好不好？

谭记儿 (白) 噢，好吧。

杨衙内 (白) 好吧，李万！

李万 (白) 有。

杨衙内 (白) 给张二嫂看座。

李万 (白) 是。

谭记儿 (白) 慢着，慢着！大人在这儿，哪儿有我们的座儿呀？

杨衙内 (白) 坐下吧，坐下也好说话呀？

谭记儿 (白) 谢谢您！

杨衙内 (白) 甭谢啦！

李万 (白) 坐下吧！

(谭记儿坐。)

杨衙内 (白) 张二嫂，你这尾鱼，卖多少钱哪？

谭记儿 (白) 大人，刚才不是说了吗？是送给您的，不要钱。

杨衙内 (白) 怎么着，不要钱？如此说来，你真是个好多情的人哪！

谭记儿 (白) 别取笑了！

杨衙内 (白) 来来来，我给您满上一杯酒吧！

谭记儿 (白) 这可不担当，还是我给您斟酒吧！

(谭记儿斟酒。)

杨衙内 (白) 怎么？你给我斟酒？好！我就喝着。

(杨衙内饮酒。)

杨衙内 (白) 干！

谭记儿 (白) 大人，您远道而来，多受风霜，这杯酒给您洗尘！

(谭记儿斟酒。)

杨衙内 (白) 好！我喝！

(杨衙内饮酒。)

杨衙内 (白) 干！

谭记儿 (白) 大人,今天是八月中秋,愿您花好月圆人长寿!
 (谭记儿斟酒。)

杨衙内 (白) 好一个“花好月圆人长寿”!
 (张千上。)

张千 (白) 大人!鱼到。
 杨衙内 (白) 放在这儿。
 张二嫂,来,咱们俩人干这一杯!

谭记儿 (白) 我可不会喝酒。
 杨衙内 (白) 来吧,喝上一杯,啊!
 谭记儿 (白) 这……
 (杨衙内向张千、李万。)

杨衙内 (白) 那边去!有张二嫂在这儿陪着我喝酒,去你们的!
 张千 (白) 大人!您有王命在身,这酒可要少喝一点!
 杨衙内 (白) 这酒还能把王命给冲跑了吗?去!叫你们再来。去!
 张千 (白) 是。嘿。
 (张千向李万。)

张千 (白) 咱们瞧瞧!
 李万 (白) 瞧什么?
 (张千、李万偷看亭上。)

谭记儿 (白) 大人,您喝酒来吧!
 杨衙内 (白) 张二嫂,咱们干了这一杯。
 (杨衙内发现亭上有人偷看。)

杨衙内 (白) 瞧什么?
 李万 (白) 哎哟!踩了我的脚啦!
 张千 (白) 我没瞧见。
 (张千、李万同下。)

杨衙内 (白) 张二嫂。来来来。干一杯!
 (杨衙内饮酒。)

杨衙内 (白) 干!张二嫂,今天真是异乡逢知己呀!
 谭记儿 (白) 您说的真对,您作一首诗吧!
 杨衙内 (白) 作首诗?
 谭记儿 (白) 是啊。
 杨衙内 (白) 怎么,这喝酒还要作诗啊?
 谭记儿 (白) 我听人家说,您的诗作得好着哪!这儿有笔砚,我给您研墨,您就作一首吧!

杨衙内 (白) 好!你研墨,我作诗。作诗有什么。我作。喝酒吗,还要作诗!这不是叫我当场出丑吗?哎呀!作诗……作诗。我拿什么为题呢?
 谭记儿 (白) 大人!拿这月亮为题,行不行啊?
 杨衙内 (白) 拿这月亮为题?
 谭记儿 (白) 是啊。
 杨衙内 (白) 行啊。
 谭记儿 (白) 那您就作吧。
 杨衙内 (白) 好吧,拿月亮为题,哎呀,拿月亮为题,我怎么题呀?我想起来了,在勾栏院中,那些姐儿们常唱的小曲儿,我还记得呢。有了!我就写这么几句。
 张二嫂!你不但有貌,而且还有才。
 您夸奖了。
 这真是花好月圆!
 您快作诗吧!
 作诗,作诗。张二嫂,你来看看:“月儿弯弯照楼台”。
 真是出口成章啊!
 好吧?
 真好。
 连我都看出来好来啦!楼台,楼台又该怎么着呢?有啦:“楼高又怕摔下来”,好不好?
 真好哇!
 真好哇!
 好!快作吧!
 该第三句啦,我怎么写呢?我写什么哪!哎!“今天遇见张二嫂,给我送条大鱼来。”

谭记儿 (白) 真好！

杨衙内 (白) 真好哇！我的汗都憋出来啦！

谭记儿 (白) 大人！您诗作得这么好，我还得敬您三大杯。

杨衙内 (白) 怎么！你敬我三大杯？好！喝着！干。

谭记儿 (白) 大人！您真是好酒量啊。

杨衙内 (白) 夸奖了！

谭记儿 (白) 大人，这首诗您送给我得啦！

杨衙内 (白) 这首诗，我送给你？

谭记儿 (白) 行不行啊？

杨衙内 (白) 行，我送给你啦！

谭记儿 (白) 谢谢您！

杨衙内 (白) 甭谢了！拿去吧！

(谭记儿将诗藏入怀中。)

杨衙内 (白) 张二嫂，哈哈……拿你这样漂亮的人儿，怎么会嫁给一个卖鱼的呢？你要是愿意，我收你作一个三……

谭记儿 (白) 大人，您还要买三斤鱼么？

杨衙内 (白) 我买那么些干什么？

谭记儿 (白) 那，三什么呀？

杨衙内 (白) 收你作三房夫人。

谭记儿 (白) 大人，我有丈夫哇！

杨衙内 (白) 有丈夫哇？那有什么！老爷我有钱，又有势力。明儿个多给他些银子钱，叫他买张退婚文约，那不就行了吗？

谭记儿 (白) 那就能行吗？

杨衙内 (白) 不要紧的，我给你写字据，你看好不好？

谭记儿 (白) 什么？您给我写张字据？

杨衙内 (白) 对了！你说好不好？

谭记儿 (白) 好！那您就写吧。

杨衙内 (白) 你等着，我给你写。你等着，我给你写。

(杨衙内写字据。)

杨衙内 (白) 写完了，你拿去吧！

谭记儿 (白) 谢谢您！

杨衙内 (白) 甭谢了！

谭记儿 (白) 这就好了！

杨衙内 (白) 他一看字据，乖乖地得把你给我！

谭记儿 (白) 对，那是一定啦！

杨衙内 (白) 张二嫂，你看，花好月圆，你甭走了，就在船上住得了。

谭记儿 (白) 大人！

(西皮流水板)

劝大人，休孟浪，
今晚怎能住船舱？
传扬出去落法网，
链儿锁，镣儿趟，叮零当啷入牢房。
那时好事成空想，
众口铄金你须提防。

杨衙内 (笑) 哈哈……

(白) 张二嫂，你真是处处为我想啊！刚才是我的不对了，那你就罚我一杯吧。

谭记儿 (白) 应该多罚您几杯才成哪！

杨衙内 (白) 我喝，我喝。

(杨衙内饮酒。)

杨衙内 (白) 明天一早儿，我杀了白士中，把那个谭记儿给弄到手，再收你做三房夫人，你瞧，这是多么大的乐儿啊？

谭记儿 (白) 大人，您要杀白士中太守吗？

杨衙内 (白) 对啦，我要杀他。

谭记儿 (白) 听说，他可厉害着哪！

杨衙内 (白) 厉害？厉害我也要杀他！

谭记儿 (白) 您凭什么要杀他呀？

杨衙内 (白) 凭什么？

谭记儿 (白) 是呀！

杨衙内 (白) 凭什么？你瞧这是什么？

(杨衙内从袖中取出圣旨。)

谭记儿 (白) 这是什么？
 杨衙内 (白) 这就是圣旨。
 谭记儿 (白) 这个就是圣旨啊？
 杨衙内 (白) 瞧见没有？我呀，我不但有圣旨，我还有尚方宝剑哪！
 谭记儿 (白) 还有宝剑哪？
 杨衙内 (白) 全拿给你瞧瞧……
 (杨衙内将圣旨放进袖内，从桌上取过宝剑。)
 杨衙内 (白) 瞧瞧！
 谭记儿 (白) 噢！这就是尚方宝剑哪？
 杨衙内 (白) 嗯，先斩后奏！
 谭记儿 (白) 可真快呀！
 杨衙内 (白) 敢情。一拉就是一大口子。
 谭记儿 (白) 您这个都是打哪儿来的呀？
 杨衙内 (白) 这个呀，那你就别问了。反正明儿个我杀了白士中这小子，让我爸爸给他定个罪名，这就叫先斩后奏！

谭记儿 (西皮慢板) 听他言，心暗想，
 圣旨宝剑果然有文章。
 若非今朝明真相，
 夫妻就要饮恨亡。
 (西皮快板) 假做殷勤把酒让，
 小费周折摆布强梁。

杨衙内 (白) 哎呀，明儿个我双喜临门。
 谭记儿 (白) 对了，真是双喜临门。
 杨衙内 (白) 暖，喜上加喜。
 谭记儿 (白) 大人，咱们还得饮酒吧？
 杨衙内 (白) 对！别忘了喝酒！来！喝酒！
 谭记儿 (白) 大人，但愿咱们好事早成！
 杨衙内 (白) 好事，早成……
 谭记儿 (白) 大人！咱们白头到老！
 杨衙内 (白) 白、白头……老……
 谭记儿 (白) 还得天长地久啊！
 杨衙内 (白) 地……
 (杨衙内醉倒地上。)

谭记儿 (白) 大人！大人！大人！
 贼子醉了！
 (西皮散板) 一见贼子已醉倒，
 不由奴家喜上眉梢。
 忙将君王圣旨盗，

(谭记儿盗出圣旨，将诗稿塞进杨衙内袖内，闻张千、李万声，急拔剑。张千、李万同上。)

张千 (白) 走！走！
 李万 (白) 干吗去？
 张千 (白) 该请大人回船了。
 李万 (白) 这会儿他还没喝完哪！咱们叫他，他也不回去。
 张千 (白) 咱们在这儿瞧瞧，有什么事没有。
 李万 (白) 瞧瞧，瞧瞧。
 (张千、李万向亭上偷看，谭记儿急中生智，扶起杨衙内，用手摇动其头。)

谭记儿 (白) 大人，天不早了，您回船歇着去吧！您还要饮酒？我再陪您三大杯！
 李万 (白) 瞧见没有？还没喝完呢吧！
 张千 (白) 嘿！真有你的！
 李万 (白) 走吧，咱们还是回船喝那半截酒去。
 张千 (白) 走！喝咱们那半截去！

(张千、李万同下。谭记儿放下杨衙内，把身上的短刀插入剑鞘，放入剑囊内。)

谭记儿 (西皮快板) 尚方宝剑换钢刀。
 下得亭来心暗笑，
 (西皮摇板) 管叫贼子魂魄消！

(谭记儿脱蓑衣将尚方宝剑包好，出亭，下。起三更鼓。张千，李万同上。)

张千 (白) 我还真睡着了。
 李万 (白) 我也睡着了。
 张千 (白) 天都亮了。这回该请大人回船啦。走吧。

李万 (白) 走。
 (张千、李万同上亭。)
 张千 (白) 哟！大人怎么躺在这儿啦？
 李万 (白) 张二嫂也走啦！
 张千 (白) 大人！大人！你醒醒！
 杨衙内 (白) 张二嫂，你再喝一杯！
 张千 (白) 谁是张二嫂？
 杨衙内 (白) 张二嫂呢？
 张千 (白) 张二嫂走啦！
 杨衙内 (白) 好睡，好睡！什么时候啦？
 李万 (白) 天全亮了，就候着您下令，咱们好开船啦！
 杨衙内 (白) 啊，你怎么早不言语？快开船，要是走晚了，可就糟了。
 李万 (白) 是，我搀着您！
 杨衙内 (白) 拿宝剑！
 张千 (白) 啊！
 杨衙内 (白) 拿宝剑！
 张千 (白) 哎哟，对了，拿宝剑去！来了！
 (众人同下。)

【第四场】

(书童上。)
 书童 (白) 有请大人！
 (白士中上。)
 白士中 (白) 那杨衙内的动静如何？
 书童 (白) 那杨衙内带领许多校尉，直奔府衙而来。
 白士中 (白) 噢！直奔府衙而来？附耳上来。
 (白士中与书童耳语。)
 书童 (白) 遵命。
 (书童下。)
 杨衙内 (内白) 人役们！将太守府门团团围住，闯进大堂！
 (四校尉、张千、李万、杨衙内同上。)
 杨衙内 (白) 传潭州太守白士中来见！
 张千 (白) 白士中！
 白士中 (白) 卑职在。
 杨衙内 (白) 来，将他绑了！
 白士中 (白) 且慢！卑职身犯何罪？
 杨衙内 (白) 你，贪恋酒色，不理民情，荒怠政务，勒索民财，以致怨声载道，圣上命本官缉获正法！
 白士中 (白) 有何为凭？
 杨衙内 (白) 圣旨。
 白士中 (白) 卑职要恭请上谕。
 杨衙内 (白) 跪听宣读！
 (杨衙内由袖内掏出诗稿。)
 白士中 (白) 久跪多时了。
 杨衙内 (白) “月儿弯弯照楼台”……圣旨哪？哪儿去了？糟糕！
 白士中！圣旨现在船舱里面，取之不及，我有尚方宝剑，你抬头观看！
 (杨衙内拔出短刀。)
 白士中 (白) 是把小小的钢刀。
 杨衙内 (白) 啊，怎么变了小刀啦？
 白士中 (白) 哇！何方狂徒，竟敢假冒钦差！
 来呀！
 (四军士、四衙役、四牢子手、书童急同上。)
 白士中 (白) 升堂，带人犯！
 (白士中升堂，人役侍立，杨衙内、张千、李万、四校尉同站在堂口。)
 衙役 (白) 跪下！
 张千 (白) 衙内，咱们怎么着？
 杨衙内 (白) 不要紧的，他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白士中 (白) 狂徒还不下跪！

杨衙内 (白) 我乃钦差大人，岂肯跪你！
 白土中 (白) 哇！还敢假冒钦差，目无王法！
 牢子手！重责四十！打！
 (四牢子手押杨衙内同下，四牢子手押杨衙内同上，杨衙内跪。)

白土中 (白) 你是何人？从实招来！
 杨衙内 (白) 我是杨太尉的儿子，杨衙内。
 白土中 (白) 身后何人？
 杨衙内 (白) 仆人张千、李万。
 白土中 (白) 将他等押了下去！
 (四牢子手押张千、李万同下，四校尉同下。四牢子手同上。)

白土中 (白) 你为何假冒钦差，诬蔑黄堂太守？从实招来，免动大刑！
 杨衙内 (白) 这……大人！
 白土中 (白) 来！大刑伺候！
 杨衙内 (白) 哎呀！大人哪！
 (西皮散板) 听堂威吓得我心惊胆战，
 头发晕眼发黑缩成一团。

白土中 (白) 哇！
 (西皮散板) 既知罪跪堂口听候法断，
 你拆散好夫妻所为哪般？
 (白) 你非但假冒钦差，还在沿途之上胡作非为，你可知罪？
 杨衙内 (白) 我罪犯何处？
 白土中 (白) 有一渔妇，告你在望江亭上强行无理。这里有你亲笔写给张二嫂的字据，你还敢抵赖吗？
 杨衙内 (白) 大人！调戏民女，是我的不对，张二嫂盗去我的圣旨，宝剑，您可得追查呀！
 白土中 (白) 哇！你父子狼狈为奸，胆敢假造圣旨，私带尚方宝剑出京，谋杀朝廷命官，不动大刑量你不招。来，夹棍伺候！
 (四牢子手高举刑具，杨衙内跌坐。)

杨衙内 (白) 大人，我招，我招！
 白土中 (白) 将你因何来到潭州之事，也从实招来！
 杨衙内 (白) 大人听了！
 (数板) 跪在大堂前，老爷听根源：只为谭记儿，跟你结仇冤。进京见我父，定下巧机关。造了假圣旨，带了尚方剑。要杀白太守，我便上了船。望江亭赏月，渔妇貌似仙。酒后动邪念，跟她定姻缘。丢了尚方剑，我是一切全玩儿完！

白土中 (白) 叫他画供。
 书童 (白) 画供。
 杨衙内 (白) 供招是实。
 白土中 (白) 附耳上来。
 (白土中与书童耳语。)

书童 (白) 请夫人出堂！
 丫鬟 (内白) 请夫人出堂！
 (二丫鬟引谭记儿同上。)

谭记儿 (西皮散板) 忽听得大堂上一声传唤，
 问大人呼唤我所为哪般？
 白土中 (白) 杨衙内已然招供，跪在堂口，夫人请看！
 杨衙内 (白) 哎！这不就是张二嫂吗？
 白土中 (白) 哎！不可信口开河！
 谭记儿 (白) 杨衙内，好贼子！不想你也有今日也！
 杨衙内 (白) 哎哟，我可上了当啦！
 谭记儿 (西皮二六板) 见贼子不由我怒容满面，
 在大堂骂一声无耻的儿男！
 纵然是你的父官高爵显，
 今日里也难逃法令森严。
 谁叫你乌鸦想把凤巢占？
 谁叫你步步追逼计多端？
 谁叫你强夺人妻违律典？
 谁叫你
 (西皮快板) 谎言害清官？
 这是你自作自受遭孽怨，

罪如深海恶如山。
钦差今朝成囚犯，
铁窗之内你去把花贪。
白士中（白）将犯人押了下去！
杨衙内（西皮散板）下得大堂回头看，
好似哑巴吃黄连。
衙役（白）走！
白士中（白）退堂！
（四牢子手押杨衙内同下。四军士、四衙役、书童、二丫鬟同下。）
白士中（西皮散板）夫人果然有远见，
救得下官活命还。
（白）待我打本进京，求李老恩师奏明圣上洗雪冤枉。
谭记儿（白）言之有理。正是：
（念）从来松柏耐岁寒，化险为夷度难关。
白士中（念）满天愁云尽消散，夫人神智赛天仙。
（白士中向谭记儿一揖，谭记儿扶白士中相视而笑，谭记儿、白士中挽手同下。）
（完）